



299-44





備忘錄

備忘錄序

目錄

淺草文庫

朱文公曰。世以志利欲者。與志
理義者。自不干事。志利欲便是
趨禽獸之徑。志理義便是正路。
鄉里笑。何謂正路。聖賢之術是
也。孔孟以後。正學失傳。人各以

一意為學。大道久廢。及程朱出。得其心傳。力排異端。以表理義。正路豁然。復明于世矣。莫文忠魏文靖。能受其學脈。著稱當世。其後紹繼又希。元則許文正。明則薛胡二人而已。余慕洛閩之

學。遍讀先儒大學。沂義。及居業讀書二錄。以為洛閩之統。則在于此矣。近得楊園張先生集。讀之心。更有所發明。竊知其為溯洛閩。達鄒魯之一大正路也。蓋先生之學。雖受之於命。臺劉氏。亦

懲于明季姚江一派陽儒陰佛
出弊故真所說經義史論務喫
乎實皆純而粹矣其自白祖述
孔孟憲章程朱豈誣乎哉近世
學者或談心性或誇考證或以
詞章競巧要之忘利欲趨理義

二
藏板

之正路者鮮矣嗚呼文公出言
不可易也信矣公亦欲從事於
聖賢出學者楊園心集不可不
讀也於是先校正其備忘錄授
之於工便刊布於世焉
天保七年歲次丙申重陽日後

三
甘雨亭

學板倉勝明子赫氏識于甘雨書堂六南軒。

藏板



臣齊藤信蕭謹書



張揚園先生傳

先生諱履祥字考夫居桐鄉之揚園故學者稱揚園先生以萬歷三十九年生天啟五年入邑庠崇禎甲申春至蕺山師事念臺劉公夏聞京師三月十九日之變編素不食攜書籠步歸揚園時先生年三十有四矣九歲喪父擗踊袒括如成人十八歲喪王父二十一歲喪母治喪一遵文公家禮家故貧以授徒為業躬自力農桑與其兄同居至老無間言自少用心於小學近思錄經史諸書徃見念臺自謂有所得念臺大節彪炳其學於程朱有出入先生初宗之既而恪守程朱輯劉子粹言

於師門有補救之力。念臺之子伯繩纂輯先人遺書亦多折衷於先生。時黃太冲方以紹述蕺山鼓動天下先生曰此名士非儒者也。先生隱約開修不標門戶嗚呼其所見者遠矣。先生同志友始則顏士鳳繼則凌淪安何商隱晚則張佩蔥佩蔥執弟子禮先生曰某自授徒外未嘗敢以講學為人師也。年六十有四卒是為康熙十三年晚得子先生卒後亦亡。

論曰揚園先生接薛胡之學脈契濂洛之心傳實先陸清獻公而真知允蹈者也。然陸公未獲與先生相往復先生歿乃見其所著備忘錄等編而心折焉。先生之書

未嘗流布厥後海昌蜀山草堂已刻板旋燬於火嗚呼是後起者之責也夫。

寧化後學雷 鉉頓首敬撰

張楊園先生傳忘自序

惺堂史先生有云。金陵再造之地。蓋先生官金陵。得賢士大夫講學。自是厥德益新。故爲此言也。予顛蹶之餘。已無復有生之志矣。何子商隱以其叔父之命。延予館遺安堂。課其稚子。始至。爲辭以弔故友袁仲而云。行蠲濯於海濱。私心所期。將欲力圖自新。等之復生云爾。何圖命之不淑。竟拂初懷。簡冊旣踈。論言亦寡。雖良友日親。歲月淹久。撫躬念省。悲恨如何。又念人生苦短。生死誼隆。堪此虛擲。外負知己。內負寸心。因出前後所書儆戒遺忘者。錄正商隱。存爲歿齒之後。永鑒厥愆焉。

刻刻體味至誠惻怛四字
 滑州刺史王軌奴殺軌攜其首詣竇建德降建德曰奴
 殺主人大逆立命斬奴反軌首於滑州吏民感說即
 日請降觀於此則光武之封不義侯有慙德矣
 建德攻黎陽克之虜淮安王神通及李世勣父蓋世勣
 走免數日以父故還詣建德降此與徐庶以母故降

備忘

清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著

日本

安中板倉勝明節山氏校

卷一

刻刻體味至誠惻怛四字

滑州刺史王軌奴殺軌攜其首詣竇建德降建德曰奴

殺主人大逆立命斬奴反軌首於滑州吏民感說即

日請降觀於此則光武之封不義侯有慙德矣

建德攻黎陽克之虜淮安王神通及李世勣父蓋世勣

走免數日以父故還詣建德降此與徐庶以母故降

敵義同。

畜德日期於光大。采善不遺於細微。

為政在通下情。通下情在親正人。

一部廿一史。廢興存亡。只目前人事體驗足矣。書曰。當

於民鑑。

能治生。則能無求於人。無求於人。則廉耻可立。禮義可

行。

學問之際。知之明行之果。有若決江河氣象。方為自得。

易師上爻。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註云。小人則雖有功。不

可使之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也。竊疑此特就後

世酬功而言。若推本而言。小人直不可使之得以有

功耳。蓋無論安危治亂。小人終無可用之日。非云用

師之日。小人能立功便可用。至師之終。論功行賞之

日。然後不可用也。若既有功。安得不酬以爵土。觀淮

陰侯事可見。

有天德然後可行王道。唐太宗於封建井田。雅有其志。

先儒以有君無臣。歸罪於房杜魏徵之徒。不能輔之

以行先王之道。竊觀太宗修身齊家之際。慙德多矣。

貞觀之治。尚不克終。其何以行先王之道哉。

朱子註論語。義者事之宜也。註孟子。義者心之制事之

宜也。加心之制三字。為告子有義外之說。故也。蔡子註尚書。義者理之當然。行而宜之之謂。較韓子行而宜之之謂。義更完。事固有理當然。而行之未必宜者。亦有行之頗宜。而理或不當然者。惟理既當然。而行之復得其宜。方為義之盡。觀於漢文帝。知徒善不足以為政。觀於王莽。知徒法不能以自行。法雖敝。有善人行之。亦可以為德。人苟不善。法雖良。亦足以為害。是以有國家者。法可百年不變。不可一日無人。

唐太宗晚年。內無長孫皇后。外無魏鄭公。宜其多過失。

也。觀於魏公之眷。幾不克終。則知前之樂善從諫。皇后維持調護之功甚多。士女猶有鷄鳴勸戒之益。况人主乎。關雎寤寐以求淑女。所以為王化之基也。紂之惡。只淫戲二字。以武王數紂之罪考之。其惡雖多。總從此二字來。

賦役繁急。則百姓困窮。縱有罪殺無罪。則民無所措手足。困窮則流亡。無所措手足。則盜賊肆行。自古未有至此而不亡者。蓋古之人。君代天理物。盡心教養。故長有天命。後世德教既失。刑平尚可弼教。刑罰不中。壞教之甚也。田制既廢。薄征猶可足民。暴征橫斂。傷



養之甚也。其原皆由于人主淫縱。君子在野。小人在位。

太宗生日罷宴樂。而念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此良心之發見處。然高祖生前未聞有孝養之節。死後亦未聞有哀痛之情。亦所謂放飯流歡。而問無齒決也。所以四端人人有之。不以堯存。不以桀亡。只坐能推廣與不能推廣耳。

功與德不得相掩。有功高而德薄者。有德大而功微者。時勢之各異也。學與德亦有分數。德有因學以進者。有不因學以進者。生質之不同也。

中宗爲君。唐祚必亡其手。裴炎白於太后而廢之。亦不爲過。但廢立之後。太后不可復制。炎遂無如之何。則不免陷於亂賊之黨。要其心亦無他也。是以人臣於國家之事。當審已量力。能爲則爲之。成敗利鈍。固有所不計。若度不可爲。則去之。非常之事。待非常之人爲之。暴虎馮河。死而無悔。君子不取也。

吳康齋質勝於文。方正學文勝於質。薛敬軒純粹。胡敬齋整肅。皆君子人也。敬齋而後。呂涇野慥慥君子矣。張柬之反。周爲唐。胡致堂病。其不能數武氏九罪。廢其位號而賜之死。其論極爲正大。但如此則中宗必當

遜位而去亦無靦然君天下之理且誅斥其母而北面以事其子在臣子亦恐有難乎處之者竊疑瓊山邱氏之言於義有足采者

聖人之世物物得所非獨人物得所即鬼物亦得其所末世物物失所非獨人物失所即鬼物亦失其所淫祠盛興妖言競起固有由然也

僧道及師巫邪僻俱可哀矜不足惡也漢章帝元和二年春正月賜民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一歲三年春正月詔嬰兒無親屬者及有子不能養者廩給之朝廷能加意窮民如此人亦何樂而為此乎

國家平日講求以人才為第一人家平日講求以師友為第一

智譬則巧聖譬則力學者始初一步路頭錯不得于此一錯終身受病賢者悔而知返不肖者執而彌堅悔而知返枉却前功執而彌堅害已及物近世非無力行之士多因學術不明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悲夫

綱目玄宗二十六年書以王璵為祠祭使分注載上頗好鬼神以太常博士王璵為祠祭使祈禱或焚紙錢類巫覡習禮者羞之胡氏曰祭必用幣所以交神猶

人之相見有贄以為禮非利之也後世淫祀既衆於是廢幣帛而用楮錢是以賄交於神也使神而果神也夫豈可賄使其不神而可賄也又安用事雖然王璵行之而世以為羞則當時猶未盡用也今舉四海用之而未有革之者不亦悲乎

聖賢凡說善字多不下註脚唯孟子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下文說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天爵章說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兩處然則所謂善者非他仁義而已矣今之所謂善者吾不知之

此身在天下與人並立不為人轉移即能轉移人無中

止之勢嗚呼可不慎哉君子所以貴日新其德也

學問之事最忌是泛又忌是雜泛則不誠雜則不一終

身于學而無所成者以此誠則一

人無父母者思得一日養其父母而不可得徒然念劬

勞而感罔極其有父母者顧乃不知有親之樂不克

曲盡其歡心此仁之于父子真若有命也感事書此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懼二字真曲盡孝子之心

此兩念不真切必無能孝之理

言交友處論語精詳孟子廣大

陸宣公曰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

甚精微不能無謬今之學者不知取準于聖賢而師心自是何不思此義乎

所見士友纔有意為學即有一種抗顏為人師之氣威儀容貌已全不似學者竊疑此正夫子所言驕字猶未及上蔡所言矜字也如此則讀書說道理適以長傲而已長傲必飾非難與言學矣

示學者

愛身

父母惟其疾之憂執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

修德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

力學

日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無忘其所能

親賢

友直友諒友多聞舍己從人樂取于人以為善

四者事實相因義祗存乎愛身而已修德所以愛身也力學所以修德也親賢所以成學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揭之座隅常目在之

追琢以成器藥石以已病人之與人愛人固有以害之害之固有以成之易曰匪寇婚媾是也

艱貞二字不可一日忘今年看易覺此意尤為親切與朋友交無能改于其德媿耻孰甚其道只在修己未有已德不修而能益人者在易為弗損益之之義艱難之際而能守正不渝斯云君子矣

億則自私而用智屢中則益喜于用智難乎廓然大公

物來順應矣。

天子萬物如一父之子。地于萬物如各母之子。于此亦可思一本萬殊之義。

顛沛之來固繇天命。然亦當思內省不疚之義。內省而疚。只是自取之也。在理為小人悖之凶。何可怨咎于人乎。

向來見辭。終覺于分人以財。教人以善處。看得親切。今覺于為天下得人處。看得親切。得天下之人。固於天下有補。即得一鄉一國之人。亦於一鄉一國有補。剛中而柔外。雖處亂世。可以無患。但當以妄悅為戒。故

利貞。

史書失實。不可盡信。又况傳者不及百之一二乎。文集亦視集之之人如何。儘有因所集而失其人之本末者矣。學者所以貴乎知言也。能知言。方可讀書論世。

文章事功易論。名節即難論。有所為而為。與無所為而為。其事則一。而人則大殊。至於道德修之已者。從內省不疚中來。存乎人者。必求之隱微幽獨之處。固未易輕論也。然得其本末。則亦不難論。

齊家篇引諺及莫知苗碩之語。猶平天下章諄諄於外



本內末之意。家庭之間。父子失其篤。長幼失其順。夫婦失其和。大約財貨為之階也。好不知惡。惡不知美。率多坐此。有為。

吾身之理有未明。於天地萬物觀之。天地萬物之理有未明。於吾身觀之。蓋天命之性。吾于天地萬物一而已矣。

治天下國家。以大知不以機數。唐昭宗非不善用機數。祇以速其敗亡而已。

后末諸臣。吾所取者韓偓而已。為司空圖易。為韓偓難。蘓氏論治道。只恩威不測四字盡之。若令得志。純任術。

數以馭下。取亂亡之道也。開誠心布公道六字。全乎未有。

俠邪只論恩讐。不顧義理。君子以道義為親疎。小人以德怨為愛憎。心術之際。宜早辨之。不可以學究為通儒。不可以俠邪為氣誼。

自商鞅開阡陌。而賦法一變。自楊炎為兩稅。而賦法又一變。每一變為上者力愈省。為下者力愈困。今之賦法。災之兩稅也。豐歉之不齊。肥瘠之不均。窮民奚所告乎。

明制魚鱗黃冊並行。魚鱗以載田地山蕩之次。黃冊以

載丁田之數。後世重黃冊而廢魚鱗。賦役所以不得均也。

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不必說到六合內外。只子臣弟友。有多少無可奈何處。

獨目於李嗣源多恕辭。後儒責之者不一。而大者在不為莊宗討賊。竊思五代之臣。如張憲者。蓋不數人。嗣源以目不知書之人。惡知大義所在。而勇為之。左右前後之人。亦孰有以大義敬告之者。然則其失也固無足責。而其得也則深可取矣。左右前後之人。正所謂猶吾大夫崔子也。推其心。唯恐仲討賊之義耳。

孟子羞管仲。只一假字。辨告子。只義外二字。距楊墨。只為我無君兼愛無父八字。大人格君之功。自管仲而後幾幾絕矣。義外則心跡判而為二矣。為我則無尊賢之等。兼愛則無親親之殺。皆惡其近理而亂真也。康節云。凡人為學。失於自主張太過。此言甚平恕。可破後儒紛紛同異之論。

恭儉二字。是立德之本。恭之反為傲。儉之反為侈。傲則必侈。故傲尤為凶德。堯舜之所以聖。桀紂之所以狂。其原亦本於此。今只將此二字。單作人主身上看。所以不切實。檢點平生過惡。有不從此發端否。



易困窮而通注困身困而道亨道亨為亨道窮為困西
銘貧賤憂戚玉汝於成寢興食息其毋忘所以亨之
者。

正已而不求人方能無入而不自得。

文王之遷豐也詩稱匪棘其欲聿追來孝武王之遷鎬
也詩稱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
而已矣。

古人行已有耻能有所不為故不必重名節而大德多
不踰閑後世廉耻道喪無所不為不得不重名節重
名節君子猶將犯義學者不從名節立腳終為小人

之歸。

常思古之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有所不為
則志氣自能剛大。

人做得一種功夫決有一種得力處凡讀得一種書決
有一種受益處目前即不見得後來自見其效但當
慎擇於初耳。

經世本于經學乃真經濟也名臣奏議等書各得其一
斑耳文獻通考杜氏通典及衍義正補總不外四書
五經之義。

取善不遺于細微去惡必探其根本故曰采葑采菲無

以下體又曰除惡務本。

人之惑處多端。難以盡舉。其易發而難制者。莫如忿。故就忿而言。唯慾亦然。一念之慾。忘其身以及其親。推之七情。莫不有之。愛欲其生。惡欲其死。凡不能揆之於義理。而任己甚之情。鮮不為惑。惑雖與慝有別。然最害德。其勢亦足以至于慝。故曰辨之不可不早也。大學言心不得其正。之其所而辟處。無非惑也。志存西銘。行準中庸。

知命者不立於巖墻之下。巖墻處處有之。不必登高臨深。卽飲食寢興。失其當然。無非巖墻也。古人集木臨

谷。所以無時不然。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謂立命矣。素其位而行。可謂順受矣。

本生父服不降。非也。庶出子服其母之服。如嫡母。非也。禮也者。尊尊而親親。以尊之義推之。等庶母于嫡母。是尊有二上也。以親之義推之。不為嗣父降生父服。是天之生物。使之二本也。二者均恩輕而義重。

陶庸齋先生山陰人。石簣從祖。其學斷自濂洛。以爲舍是皆斜徑。嚙道不足蹈也。是時王文成起里中。以所學倡召海內士爭趨之。先生心不謂善也。嘗言姚江

談致知嶺南談體認其流將使學者釋成法信胸臆
害有甚于膠固拘瑣者于是著書數萬言于知行約
博之類皆嚴析而精論之名曰正學演說
故舊不可有踈新交不敢不慎

除却庸言庸行更無性命之理今見高明者既遺日用
事物而別求一種學問其稍務踐履者又不免關草
鄙瑣無超然之意好朋友真不易得也

人各有至暗之處不與人見者所謂隱微也此處可使
人見方為光明
味義理之人不可與謀事休利害之人不可與共事

司馬君實每事可對人言凡人事無小大內則稟于父
兄外則謀于師友而後動則不可以告人者鮮矣
盛世之人光明衰世之人晻昧陰陽之別也

小兒妄語其後無所不至古人所以常示毋誑
工浮文習詭遇廣交遊長陵競今之所謂良師古之所
謂民賊也子弟從之內害其心志外敗其百行其不
干天之殃者罕矣

天地之間只是一個屈伸消長之理學者能從身心上
體驗此理方是學易有入頭處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聖人分上事學者當從不顯亦

臨無射亦保處用力。

聖人不聞亦式。吾人須是尊所聞。聖人不諫亦入。吾人須是求忠告。

通功易事。古今之通義。但欲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與無穿窬之心。

天地之理。往過來續。人于其間。只有繼往者。開來者。一事而已。文王有聲之詩。前言遙追來孝。後言貽厥孫謀。自一家而言如此。自天地間而言亦如此。

一有所隨。則心知百體皆因所隨而變。正則吉。不正則凶。故隨之初九曰。官有渝。貞吉。言始之不可不慎也。

天地間只是一個道理。更無新故。功夫只在溫故。溫故則能自得。自得則日新。自我觀之。則古人為先覺。自後人言之。則我又為先覺。故可以為師。

得所此物物。失所亦此物物。轉移止在一人。至治馨香。此五官百骸。穢德彰聞。亦此五官百骸。轉移止在一心。

周人命字。二十羽冠。皆以甫字之。五十以後。乃以伯仲。季叔為別。朱子曰。五十乃加伯仲。是孔穎達說。據儀禮賈公彥疏。乃是少時便稱伯某甫。至五十乃去某甫。而專稱伯仲。此說為是。

言一也。隨其人之淺深。以為益之淺深。故野人之言。聖人取之。以成化。聖人之言。野人守之。以成愚。進言如用藥。須中其病。受言如服藥。效有遲速。亦有大小。當為者義。當安者命。見義必為。不敢不勉。順受其正。不敢怨尤。

人一入聲氣。便長一傲字。便熟一偽字。百惡都從此起矣。習者又未足以盡之。

世儒分顏子曾子之學為二途。非也。夫子教人。自博文約禮。至一以貫之。一而已。省身便是克己。非禮勿視。聽言動。即是慎獨。請事斯語。即仁以為己任。其言顏

子之學。異乎曾子者。其人必是釋氏之學。將謂顏子為頓悟。薄曾子為漸修也。且思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是何等篤實者。

古人云。十年讀書。今雖遲暮。耿耿此心。較之少年心志不定。外誘紛如。父兄師友督責而前者。豈不有間。自茲以往。相去衛武懿戒之日。尚有四十五年。只當初學從師讀書數年。未必不稍有所成也。毋徒云去日苦多。

實錄載守仁性警敏善機械。能以學術自文。不知出何人之筆。當時士大夫中。固多有識者。

或疑丞繼之產嗣子多不享何也曰天也斬其後嗣罰固重于破其家室矣天欲亡之孰得而存之子孫根本也家業枝葉也本根不存枝葉將安附其不昌宜也在嗣之者或是盛德之後於理宜興或是祖宗德厚宗祏墳墓不宜失守或是嗣子仁賢克懋其德則其興替又不可以槩論况乎繼嗣之心又各不同若其哀痛世父之無嗣宗祀之無托義不得已而為之後則此心可以上格皇天雖無一畝之宮數畝之地於理不能不昌若視其所有因以為利則亦不仁之甚矣不仁之人已之所有且不可保而謂天道肯復

以兄弟之產附益之乎

率素履攸行耕則良農讀則良士學古訓有獲儉以養德勤以養身

凡事無大小言之極易實做便難在吾人存心要當以易讓人以難自處譬如行路脚踏實處便穩若稍着不實處便有傾跌之患行事稍有不實異時敗壞未有不於此也

涇野議康齋不免以貧累其心疑猶未能易地而觀也關陝之富饒既不同江右之貧瘠科甲之清華又不同布衣之困阨一歲躬耕所得幾何其外雖至饑寒

交迫而弟子之贊亦有所不受。則康齋之為康齋。可知已。當其勢不獲已。則至于稱貸。念及負人。不可償。人不能憂貧。亦天理也。士生後世。動以顏子原思律之。盡以論其世乎。

東漢諸君子。可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北宋諸君子。可使鄙夫寬。薄夫敦。

國風惟鄭陳二國。最為淫泆。則先亡。衛宜齊襄。有禽獸之行。卽禍亂隨之。衛得文公而復興。齊有桓公而創霸。然齊篡弑相尋。至簡公而田氏代之矣。唐風厚而晉祚長。秦風競而嬴氏大。幽及二南。見周之所以興。

王風知周之所以廢。鑒乎此。真古今得失之軌轍也。故曰。詩可以觀。

秦風車鄰駟騏。而後世遂以強武得天下。首篇未見君子。寺人之令。而後世卒以趙高亡。陳以寇邱始。而以株林亡。可知風俗一成。興衰治亂。莫不由之也。

宋仁宗初年。用人行政。俱無可觀。其後契丹西夏之變。交作。乃能用賢從善。迨乎羈縻和好。邊警不聞。而邪正又並用矣。人主出無敵國外患。入無法家拂士。而能無失者。不其難哉。

知之次也。蓋夫子之謙辭。為良知之說者。遂以聞見為

次而不足事。然則好古敏求。思不如學之言。豈欺人乎。

天下之治。衆君子輔之而不足。一小人壞之而有餘。人主之德。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可不戒哉。雖士庶人一身一家之計。亦莫不然。故親賢遠佞為最急也。

魯兩生不起。或是由于高帝嫚罵輕士。或是深鄙叔孫通之輩。故招之而不至也。士君子出處固難以槩論。詩王事靡盬。盬字義極可思。訓云不堅固。人作事無大小。一懷苟且之意。即不能縝密周全。為人謀而不忠。

與朋友交而不信。莫甚於此矣。非獨朝廷事為然也。予於秉心塞淵及茲義。未嘗不三復而永懷也。

遼主不道。耶律余覲被讒而出。西走夏。南走宋。亦無不可。叛而降。金必不可也。

或憂世亂教衰。異說紛起。予謂無怪其然也。人之賦稟。有剛柔厚薄純疵之不同。則所見不能以不異。雖盛古之世亦有之也。但聖王御世。作之君師。政以治之。教以淑之。皇極建于上。學校興于下。賢勸能。言昌行修者有庸。淫竒浮末。左道亂衆者有刑。故人皆知遷善遠罪。道德一而風俗同。時非無放辟邪侈之輩。

也。好惡公是非正，不敢肆其喙，則草面而聽從，其惡遂隱于無形耳。亂世王道不明，上無正教，下無善俗，奇袤者可以駭衆，堅僻者無所創懲，人各肆其臆說，而無所取正，詖淫邪遁亦何所不為乎？孟子以處士橫議，楊墨塞路，歸之聖主不作，諸侯放恣，知本哉！古人立教，十年出就外傳，居宿于外，俱有深意。一者小兒漸長，慮近婦人女子，養成驕惰之性，熟其鄙細之言，將至踈慢長者，教無自入。一者知覺漸開，慮比匪人道之淫泆，一旦早知女色，至于伐身天命，禍不可測也。

俗學俗樂

或言聲音之道，不必拘拘器數之末，元聲無日不在天地間，卽俗學之譜，可推雅樂之節。竊謂孟子云：今之樂猶古之樂，就樂之情而言，若論聲音，則斷不能外於器數。故曰：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也。况雅樂之音，雍雍穆穆，所云優柔平中，所云淡以和者，與俗樂之靡靡噍殺，猛厲繁促，其音節亦自不可同也。其謂元聲未嘗不在天地間，似矣。若謂不必求之器數之末，而可冥會其妙，如此則聖人既竭耳力足矣，何必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乎？大都近世之人，事事欲變亂舊章，輕棄典型，學者習聞其說而惑之，未之

思耳。

金張毅以平州來歸。金人不卽與宋從事者。遼未亡也。乙巳二月獲延禧。十月粘沒喝幹離。不分道入寇矣。于此可見金人無日志不在中國。而宋之君臣安危利災爲可哀也。

苗劉之變。竊謂天之所以成南宋偏安之局也。若并無此事。則亦不復有南宋矣。事固不幸而幸者天也。一方之草木自足以治一方之疾病。人苦不識耳。一方之物產自足以養一方之民人。只患遊惰耳。慎無以一二之惡而輕疑其餘之善。亦無以一二之善。

而并沒其餘之惡。羨玉不能無瑕。溲淳猶可已疾。善善惡惡。苟不要之至公。卽非天地之心。失君師之道矣。

高宗不得秦檜。猶未顯然言和。秦檜未有腹心在臺諫。在政府。其勢猶未橫。旣橫矣。將帥未與之一。尚有所顧忌也。至于內有勾龍如淵。王次翁。外有張俊。遂無所不至矣。此春秋誅亂賊。尤嚴于亂賊之黨也。然有高宗之柔闇。必是小人得志。天下事自無可爲。

張魏公志在恢復。高宗則云寧至覆國。不用此人。其不至于殺身者。以嘗薦秦檜也。其殺岳武穆也。檜曰此

上意自古昏愚之主未有不與忠良為讐者悲夫故君子遇時則為鴻之漸不為虎之履不遇時則為龍之潛不為禽之從

封建行然後宗法可立否則雖有賢者隨立隨廢而已孝宗之時不用兵是也蓋金主雍甚賢南北和好罷兵息民亦事理之宜然若輕于出師小則覆軍殺將大則敗亡隨之此與高宗時勢遠不侔矣徽欽之舉族而北亦其自取滅亡雖孝子慈孫其如之何但在高宗忘父兄之讎殺岳飛竄張浚棄李綱趙鼎而獨任秦檜以媚金人則為萬世之罪人耳愚以為恢復之

事可以責高宗而不可以責孝宗為孝宗者特當用賢修政內治朝廷外固疆圉以需可為之時而已據史策所載測之孝宗尚非金主雍之敵也于此幸得孝宗為君故南宋之祚綿延數世若以高寧當之亡也久矣

韓侂胄鄙夫小人也其惡視之京下諸人要自不同若當時君子能以泰九二包荒之量與之共功名則侂胄未必不如否之初六小人而志在君也况寧宗初立之日皇太后之命侂胄與有力焉乃賞不酬功使其缺望之心生而釁郅起夫既見絕于君子則必勇



於此小人遂使京鏗何澹劉德秀胡紘之徒挾之以肆其惡予於此竊不能無憾於趙忠定之疾之已甚也若韓魏公處此必無此失凡事爲近代之所不忌而聖世之所必禁者君子不爲也

君子犯義不畏不義也小人犯刑行險徼幸也今之人終日所行無非犯義犯刑之事父兄不知懲鄉黨不知耻顧乃從而願慕之噫世道可知已

古之學者禮義爲先今之學者不以爲支離瑣屑則以爲拘鄙迂濶相咏相和而出于蔑禮棄義之一途人

類幾何不盡

天者理而已矣帝者天之主宰古之人鑿乎其言之今人俱信不及胡爲哉信數不信理見利復不安命所以至于小人

學者首戒是好惡徇一己之偏偏則讀書取友適以助其偏鮮有不至于邪慝者非用顏子克己孟子反經功夫此病不易去得

荆棘之叢亦有翹楚嘉苗之畔豈無稂莠天地間人善惡雜處無往不然在人知所擇耳擇善之義最廣此其一也

陰陽之體。固是對待。然人之一身。當使陽和之氣多。而陰肅之氣少。蓋陽饒陰乏。理自如此。觀天地之氣。亦是日月雨露之時多。霜雪之時少。

操心當密。應事當緩。見事遲。只是疎之病。故須密。徒緩亦不濟事。須是慎。慎則自不敢躁。

儒者起脚第一步。是仁以為己任。然後精之以義。文之以禮樂。而德成行立矣。否則雖能自好。不免為硜硜小人也。

一君德。二人才。三庶政。

存心養性功夫。是一是二。謂存心之外。更有養性功夫。

不可謂存心之外。更無養性功夫。亦不可禪家亦言存心。他只是要滅性。既云見性。如何又要滅他。禪家正坐不識心性。所以本末橫決。至于三綱淪。而九法斁也。

虛懷樂善。惟日孳孳。此念老當益切。

不從存心做工夫。則養性功夫。何從措手。然若不知養性。則亦何以全盡此心之天理。而無所失哉。凡孟子說功夫。如持其志。無暴其氣。存其心。養其性。處必是交養互發。非禮勿視聽言動。存心以是。養性亦以是。踐形所以盡性至命也。

古之言性者紛紛。至孟子而始定。後儒言性者又紛紛。至程子而始定。程子孟子其揆一也。或疑程子兼言氣。孟子只言其理。是殆未嘗舉孟子言性處思之也。若形色天性及口之於味。仁之於父子處。何嘗遺却氣來。

幼學無他緊要。第一是聽順父兄。尊信師長。自能日積月累。漸長漸成。若有分毫不率。服其父兄師長之心。此根一生。日長月益。他日終是無良。必無成就。其故何也。由前一種是孝弟之心。由後一種是犯上作亂之心。出此入彼之勢也。不可不慎。父兄在子弟前。

說師長不是。師長在子弟前。說父兄不是。極足長子弟之惡。雖日督以正道不受也。若此總非賢父兄賢師長之所有。然吾所見蹈其失者衆矣。讀書少則自賢。索居多則自是。

無財非貧。忘稼穡爲貧。無官非賤。廢詩書爲賤。

聖人之心。至虛至明。二語非朱子形容不出。自非虛明之至。如何能舍己從人。薛河東有言。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累心之虛。其殆庶幾乎。

學者實能從事于主忠信。徙義便有進步。空持高論無益也。

風俗之敗本業之荒盜賊之起皆緣游民多而田賦重經理江南者竊謂當以為首務

戶口册當一年一造不分土著流寓在邑在鄉在鄉在鄉僧尼道士不得漏役不願籍者做古髡

為城旦之法則游民稍知警矣

官府之祿胥隸之食決當給以公田里長耕之軍士之

在城郭封疆者屯田唯長征給衣糧

重農興學講武庶政之綱也

周書云無忿疾于頑頑本有忿疾之道而不忿疾此見容德之大韓魏公云知其小人即以小人處之則無

事矣平日于人有難處之處未嘗不服膺斯言也

陸宣公處猜主悍將陰賊寮友之間而能恢恢有餘不

練不競斯可謂正直忠厚矣

平生仗忠信此日任風波在風波之中只有此語若平

日則有操心危慮患深如集于木如臨於谷而已

匹夫之勇可戒不可恃獨坐窮山放虎自衛不為也

察物精則物無遁情疾惡嚴則人無容足此明鏡所以

見冤于醜婦也

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家門之內恒以小嫌積累而

大多緣義之勝恩惟大德可以格之不能格得人亦

自格得天事至無可如何。君子不怨不尤，反求諸已而已。

詩云：折柳樊圃，狂夫瞿瞿。然何必柳也？荆棘蓬蒿，亦可為藩籬之藉。

柔弱之人，既不能興起，乃質性剛強者，又多偏執已見，自以為是，不肯遜心從善，其流至于果敢而窒，學問之道，可與有為者，真不易得也。

論人不可不嚴，取人不可不恕。如夫子於臧武仲、孟公綽、冉求諸人，平日謂其要君，不可為滕、薛大夫，甚至欲為鳴鼓之攻，至論成人，則曰：知曰不欲，曰藝未嘗

不各有所取也。想見夫子當局用人，無不如此。蓋惟論之嚴，故人得其實，取之恕，故用盡其才。聖明之主，陶鑄一代人物，只此機軸而已。

聖人於人，一如天地於物。栽者培之，不必加諸膝；傾者覆之，不忍墜諸淵。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而已矣。

大明會典太繁碎，律亦然，然獄不厭覈，猶可也。治天下者，宏綱大政，不可不舉，其餘踈節濶目，儘無害文具徒繁，何益于治。大都近代制度，重法不重道，有王者作，必能修正之。

明朝三百年，禮樂二字全闕，樂毋論已，禮亦不出秦漢

之間三代之風邈矣。

夫子論為邦，斟酌四代而損益之。學者遭時遇主，斟酌

於漢唐宋明之制，擇其善者而從之。庶乎小康矣。

修其孝弟忠信，古以教庶人。今日衣冠庠序之士，知修

者幾人。修字容易看不得。功夫擔閣不得。一日不修，

便要敗壞去。

顏之庶乎，安土樂天者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孟子其

殆似之。先儒所以顏孟並稱。

教子弟記誦，似為末節。然欲收其放心，養以理義，舍是

又無別法。

子弟耳目要一。耳目一則心志專。化民成俗亦然。譬諸

築牆，一版急一版緩，必無百堵之功。譬諸操舟，左邊

挽右邊推，決無致遠之理。繫辭曰：陰二君而一民，小

人之道也。

改過非難，知過為難。知而不改，怙非滅義而已。豈復有

人道哉。欲知其非，先明乎善。欲明乎善，非格物不能。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所以格物也。

有疑不可不闕。

師道立，善人多。是補天地之憾處。

孔門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成材固不能以一格取。

人誠不可以一例。但心術不可不早辨。樹木方春不能發生則死。疾病春而增劇者亦死。人既見君子聞聖人之風而不知興起則其不死也幸而免矣。

問中庸如何擇。曰道不可須臾離。中庸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凡事物之來。吾所以應之。無不求其至當而已。正如取與。苟取者與者。為愚不肖之不及。傷廉傷惠者。為賢智之過。裁之於義。自有決然當取。決然當與。不可易之道。亦如死生。偷生苟免者。為愚不肖之不及。傷勇者。為賢知之過。裁之於義。自有決然當生。決

然當死。不可易之道。推之語默動靜。無不皆然。所謂中庸也。此個道理。不容毫髮過差。是以須精擇乎此。擇之不精。徘徊兩可之間。又未有不為子莫之中者。然則戒謹恐懼。何時而可忘乎。亦有講求于平時。如節禮樂。考制度。習詩書。審政事之類是也。一念不謹。悔吝終身。一行不修。貽羞孫子。奈何不如臨淵如履水乎。

神道設教。亦謂聖人天地合德。賞如春夏。刑如秋冬。奉三無私。移風易俗。而不知為之也。世儒以郊社嘗禘福善禍淫為解。幾何而不流于邪僻乎。



交朋友取其能補吾所不足。若長我所有餘，卽不免爲損友矣。吾與人交，亦當相其所不足而輔益之。如拘謹者則進之以高明，濶畧者則進之以慎密之類。若只據一己之所見而槩施之，卽不免有以水濟水之失。不足以輔仁，徒爲損友，可懼也。

學問之事，須是念茲在茲，釋茲在茲，朝夕孳孳而不舍，方能有益。

延師教子，須擇老成之士，有品行有學識者，方能造就。得子弟，今之蒙師固已不擇其人，至習舉業者，又皆一輩浮薄少年爲之，且未論古昔盛時，恐近在四五十年以前，此等人爲子弟，尙將見黜于師長。今以之爲師，其年過四十者，卽以爲老邁過時而鄙棄之。父兄之教如此，如何心術不日壞，人才不日喪乎。

蒙師之責至重，而世輕賤之，舉業之學至陋，而世尊隆之，可謂不知類矣。

荒政興工役一條，是兩得之道，而工役之興，莫善于治水利，修利隄防，開通障塞，非獨一時飢民可以得食，亦使永遠水旱不能爲災，雖災亦不甚也。施糜粥未矣，糜粥施於老弱及疾病者，爲可耳。

富貴之家，能使子弟自少至長，起居動止，不離師傅，則

庶免于禍敗矣。然擇師不可不慎也。古人親師取友，並稱師。畢竟重于友。取友亦不易言。苟非其人，為害不淺。今人使子弟廣交遊，子弟血氣未定，識見又不足，如何不比之匪人。人心各有所蔽，常能反求其所蔽而克治之，則不陷於邪慝矣。

其爭也。君子自勝者強也。反已自修，則雖無上人心，人自弗及之矣。

臨二爻象，未順命也。先儒雖各有說，苟求其當，終不若朱子未詳二字為長。不得已而為之解，或者剛雖浸

長而四陰之勢猶衆盛也。又居下位，則其命猶有未順者。無恃其浸長之勢，而薄于自修也。苟恃其浸長，則容有不利者矣。大小象有發爻辭未盡之義者，若此是也。

虛則明，實則暗。物理如此。人之氣稟不齊，故人各從偏勝處發。發於此者，既重，即不免蔽於彼。仁見仁，智見智。雖賢者有然，若不能虛心克已，或從而自信有加，則其蔽也遂深而不可開矣。可不懼哉。

予二十三、四以後，釋氏之書已絕不入目。蓋篤信先儒



之言故也。然于陽明龍溪之書，則深信而服膺之，以爲聖賢地位，蓋可指日而造其域矣。後讀近思錄，以及程朱諸書，漸覺二王之言，矜驕無實而舍之。及前後相見朋友之寃心于釋氏，與夫二三講師，其所稱精微之指，多不能出于二王。可知姚江之教，較之釋氏，又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也。先儒有言，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誠哉至教也。

氣稟昏愚者，不知義理之當然，雖無心于爲惡，而所言所行，已入于惡。大故由于世教不明，可憫不可惡也。世教不明，則理之是非，人之賢否，事之善惡，無非倒

置。雖有美質，皆從而壞。何況其下者乎。

美在其中，自然暢於四支，發於事業，不能自已。所謂體用一源也。有諸已，然後能充實。充實則有光輝，故學以主忠信爲先。

管子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一段支字，當時去古不遠，猶有先王遺意。後世治天下，便不能然。如何不言麗事，雜而邪慝作。

祭統云：非齊于物，無防也。耆欲無止也。又云：心不苟慮，必依于道，手足不苟動，必依于禮。又曰：君子之於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此等語，學者最宜三復。

明道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御小人使不_中於法助君子使必成其美蓋非後儒所能及也接物時當學此意

學易者能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然後可以有得也否則解_釋其辭義於我何有

示學者 一曰辨心術邪正義類 一曰明義理讀書窮理 一曰

治性情剛柔過不及 已上敬以直內事 一曰正容體九容

一曰謹言語 一曰慎事為 已上義以方外事

學者辨心術是始初第一事然功夫緊要全在明義理治性情存養以是省察克治亦以是二者得則大

本已立大本立則動作威儀應事接物累加提撕檢點可已

明道其殆然而識之者乎晦翁其深造自得也與

吾於乾九二文言得明道焉於坤六二文言得伊川焉

於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得晦翁焉

繫辭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數語是默識注解

恭而無禮四者之失大約是賢者之過其性則有剛柔之別剛過者恒失之勇直柔過者恒失之恭慎是以

易道貴中也能謹節文則無過不及之弊
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反身而誠誠此而已強恕而行
此而已世儒輒好非議二語不知彼所謂道義者何
屬也

充求福之心勢將無所不至充避禍之心勢亦將無所
不至是以君子修己以敬俟命而已

不讀史則不知事變不能盡小人之情偽見應事之得
失今之人猶古之人今之事猶古之事也

子弟教不率從不能不怒但思包蒙納婦之義便和平
矣諺云不哭孩兒誰不會抱不會抱哭孩兒畢竟自

家誠愛之心有所未至若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君子小人同行而異情不能見君子公明正大之心而
以小人私智相窺測輕疑輕議宜其不能篤信好學
而至于下達也

楊鐵崖云古人謂人才拔十得五在我雖拔十得一猶
為之也真仁者之言况今視鐵崖時已倍蓰不同人
有一分好處當作幾分看何忍輒生嫌貳明道先生
謂呂正獻曰願侍中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
少替何敢不服膺斯言

觀聖賢用心從孟子與萬章諸人問答處最可見道二



仁與不仁而已矣。如窮人無所歸，仁也。愬不仁也。象
 憂亦憂，象喜亦喜，仁也。偽喜不仁也。親之愛之，而封
 之有庠，仁也。立為天子則放之，不仁也。以微罪行，不
 欲為苟去，仁也。為肉為無禮，不仁也。視棄天下猶敝
 屣，仁也。非是不仁也。凡此等處，一一從自身體驗，人
 倫日用處，心動念，果從那一邊發，則為舜之徒，為跖
 之徒，判然知所適從矣。

時窮勢極，在聖人處之，自無窮極之理。朱子註乾上爻
 云：知其理勢如是，而處之以道，則不至于有悔矣。又
 如蒙四爻困蒙之吝，註云：能求剛明之德而親近之。

則可免矣。發明占外之意，深得聖人作易與民同患
 之指。

天者理而已矣。朱子註孟子斯二者天也，則云理勢之
 當然，其註易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則云知其理
 勢如是，而處之以道，言理兼言勢，當是得力於中庸
 來也。

擇善而從，自心術之微，以及事事物物，精麤巨細，莫不
 皆然。

處困非剛德不勝，故三陽爻皆能不失所亨，然不能無
 資人之助，四應雖初陰，猶愈於二五之無與也，當是

時人無所不至。唯誠敬可以格天。故二五皆利用。祭祀究竟人之所助。亦誠信而已。

小人窮斯濫矣。初時看小人亦淺。看濫字亦輕。以爲人苟自好。卽不至此。涉世既久。方知小人有多少分數。濫之一字。亦有多少分數。儘有耿耿自命。寧死決不爲小人者。到窮之難忍。平生操履。卽不覺漸漸放鬆去。始焉濫只一二分。旣而三四分矣。又旣而五六分矣。到此便將無所不至。所謂小則吮癰。大則弑父與君。亦只是時窮勢極。無路可走。不難甘心爲之。自非居仁由義之大人。不易得言不濫也。易曰。介

于石。不終日貞吉。在己在人。總在辨之于早。若反求諸己。不免有小人之心。祇有刻責自治。至于處人。又似不可一槩。韓魏公有言。知其小人。卽以小人處之。則無事矣。鳥獸不可同羣。戈矛生于墻戶。操心慮患。亦不得不下此寬著也。

學者能砥礪名節。一變可以至道。若輕視名節。未有不

至于同流合汙者。良止之義。只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已。看一部楞嚴。不如讀一艮卦。先儒恐人將主極二字誤看。故爲此言。今儒家乃援楞嚴以講艮卦。禪家則又援艮卦以講楞

嚴昏失之矣。

迨窄非有德者氣象。矜厲非有道者氣象。康齋質本剛直。所服膺者。從容深晏養之語。可謂能自克矣。

朱子于天下古今事理。無不精究而詳說之。三代以下。羣言淆亂。折衷于朱子而可矣。今之學者。動好指摘朱子。是何等心術。

子弟教不率從。必是教之不盡其道。為父兄師長者。但當反己自求。未可全責子弟也。螟蛉有子。蜾蠃負之。便全體俱變。至如獼猴犬鼠。亦能教之為戲。雖無知如魚蟻。亦有教之之術。而况靈于萬物之人乎。友輩

中好持人有生成無教成之說者。自賊賊人者也。

此心不能中正純全。則詖淫邪遁之言。出口皆是。乃遂因之自信。而欲強人從己。為害可勝道乎。由是以思洪水猛獸。無地不有。無日不肆。言之得無認乎。

子弟既讀小學。即當與講行家禮。苟得二書之義明。即使不讀經書。亦足以為善矣。

錢雲耜許大辛謂古無忌祭之禮。祭吉禮也。忌日為人子終身之喪。吉凶異道。似不宜祭。唯致其哀思可也。素服入祠堂。請主臨祭。終為不安。至飲餼尤為不可。竊謂人子思親。則祭自不能已。正如雨露既濡。霜露

既降只是感時物之變。而興其怵惕悽愴之心。因而致其愛敬之實焉耳。今日禮廢已甚。人子于親愛敬之誠。哀戚之志。大槩已薄若此。正猶告朔之餼羊。當愛不當去也。去則必至并忘忌日矣。猶之墓祭。非古也。然今日子孫猶知祖宗之卽壘。賴有祭掃一節。然至祭者已有怠棄苟且。至不可言。助祭子孫多有不至者矣。若并去之。則將終身不履墓地。而祖宗體魄之藏。不復知在何處矣。家禮服黻色巾衫。亦不純用素服。古人服喪禫而纈黻色。想亦服纈之意。至受昨飲餼家禮四時之祭行之。忌祭無其文。而特于徹之

藏板

下。明云是日不飲酒不食肉不聽樂。則又無可疑矣。方正學云。古人以薄。今人以厚。從其厚者。

服藥不用單方。恐溫涼甘苦。久而偏勝。則因藥而致他疾者有之。學者讀一家之書。守一師之說。其弊亦往往類此。

物蔽之重輕。亦由於氣稟。故氣拘之患。深于物蔽。先哲云。學以變化氣質爲先。蓋氣質化。則全是義理。用事。物欲之私。正如鴻毛之燎爐炭。不必深治。而脫然無累矣。志學之士。于物欲亦知力去。至于氣質之偏。輒欲自護其短。甚者讀書取友。反以培壅之。斯道豈有

幸乎。

謂學不必將前人深辨。非也。纔說一人。便有一人之言。行在。誦其言。觀其行。辨晰不明。却恐駸駸乎爲其所惑。所謂物至而人化物也。又謂學惟爲己。辨之何益。却是浮論。予謂若是爲人。則各有耳目。各有心思。他自會去求明誠。不必辨正。惟爲己。故辨之不可不早。否則何以擇善之功。辨之弗明。弗措也。

目前做此事。卽從此事上做工夫。一事上看道理。有進步。卽處處有進步。所謂素位而行也。

季心云。考夫終爲韞斯所誤。韞斯亦憂予終爲季心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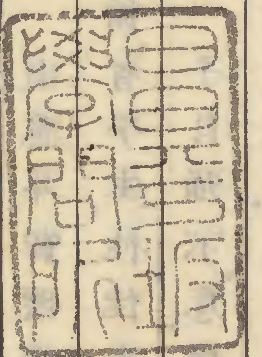
誤。竊謂二人俱愛我者。目前所見。不能合一。故爲是過慮耳。實懼修己不力。自誤而已。

循省平生。往往失之躁急。凡事有漸。急遽之害不小。君子自強不息。然進德修業。必與時偕行。漸進之義。當三復之。

目前朋友。總不能去一個矜字。所以不得進步。戒之戒之。

備忘卷一

藏板



備忘卷一終 人見愛者 每日報知 且來請 各一 均應

天保十西

